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大全辛集卷之九

儒學

文類

貢奉一數也翰往海岳即今附而急惟是
論淳已
見之汝行潛神存行美申請奉場之開乃天下人士
通聖清日也翰今各存一二或為備萬一也覽云

啓

貢舉

謝

貢舉啓

熊子復

望道未見方規夫子之裁在邦必聞又玷諸侯之薦眾口謂如
拾芥我心愧若負芒竊以周公居而四國是訛孔父在而九夷
何陋真儒所至美化自成故汝上文風之興以歐陽子而洛中
士俗之厚由司馬公自昔傳聞于今親見惟建支郡更宋累朝
綿綿秀氣之興衮衮異才之出由一介言天下事四自擢於楓
庭禫二十為帝者師五身躋於魏位雖故家尚有存者而後世

乃無傳焉昨因公袞之臨頓使儒冠之盛如其者天資渙忍地
胄伶傳生平固願於激揚進取每傷於遲鈍凡再舉于禮部未
一第于大常壯懷之耿耿何存窮態之栖栖已甚方欲慕茂陵
之藁守遺訟而究始終葺汾曲之廬分惠分而置窮達偶因詔
下復與朋來雖拘攣綴拾而成章亦底滯于踈而取笑豈圖收
於舊物仍竊占於上游此甚暴遇某官茂業格天元勳蓋世故
國非若喬木時則有若巫賢學者仰如泰山切自比於孟子力
興古道樂取人材採其毫髮之長振以齒牙之重遂致講中之
斷亦爲席上之珍某敢不推師友之淵源振文章之光艷先進
於禮樂後進於禮樂固有擇焉知我惟春秋罪我惟春秋豈無
識者

又

思樂乎泮累玷上游論秀于鄉復塵前列愧未交於弱冠欣已
度於能書望踰所期感極且歎切以士貴道原之造儒先出路

之道方中興欲制於天驕而外禦正資於地險茲禪條二道之
要首令故六朝之宜蓋近徙吳頭籍淮上藩垣之固而遠戍蜀
口賴漢中掎角之強然譬猶萬雉之城則防在四門八尺之軀
則護止數處正須碩畫豈尚虛譏倘是策之可優則他文之可
居如其者閭閻賤子庠序孤生偕冠者五六人笑老儒之迂闊
陳武城二三策攷重鎮之要衝誤合有司謂真可採尚匪兩場
之出定居一榜之魁豈但毫釐之致差所幸桑榆之救失槐花
不踏楊葉偶穿此蓋狀遇某官義氣薄雲忠心貫日峻居南榻
屬風羅縹緲之嚴家直西相護河洛寶儲之秘岳臨巨屏務育
美才肆車輪困亦蒙粉澤乃呂費誼而置門下欲踐前言遣張叔
而詣京師勉頌後舉惟自勤於脩進庶不負於作成

又

退齋

伏以後生爲朝廷措事策愧無考亭之二明公與天下來林賦
辱桂阿房之五豈特有司公明之選亦見當世英雄之同深感

已知庸伸私謝切謂國朝之取士獨由科目以得人持衡者不
當徒較其詞章當以收拾人材爲務操管者不當徒志于爵位
當以扶持世道爲心矧方艱難多故之時而有文武欲盡之歎
聖主念事會之無極惟欲廣賢路之招徠廷臣慨士氣之未昌
猶懼以科條而隔截恩施非不厚於士意向何未白於人有司
懷燭諱之疑語生輒忌舉子有患失之慮氣餒可知以此取士
何以得人材以此入官何以扶世道稍有志者蓋已羞之某幼
讀父書粗承出學少而好賦第知小夫篆刻之工壯而讀書頗
識大學知行之要益求實事不競虛文勉爲自力於躬行切亦
有志於出故曾借計吏出試奉常自願時事之已殊又推學問
之未到積累三年方求病艾願瞻一世愈激憂葵難徑入以扣
閤又悅從而借徑氣鬱勃其已久言過多而莫知賦皆偏誦之
辭旣以二典二謨之欽爲主論必究極其說又以中庸大學之
誠爲言至於二策之條陳是亦寸忱之要愛謂當內外交急之

會初非上下相蒙之時聖君當畏懼存心不可自怠而沮人材
之氣大臣必誠公盡下不可獨運而失天下之幾叟可措以轉
聞庶不爲於虛論人謂場屋非言事之地何妨屈雙以求伸我
知科舉乃進身之初寧忍獲禽於詭御已置得失於度外敢期
摸索於暗中靖省僥踰端由幸合茲蓋伏遇座主仙尉祕書郎
鄉先生領袖後學鑑衡斯文雪案繁光已久抱經綸之蘊風簾
燭影不徒取華藻之文將求實材以奉明詔何馮宿之畏太甚
欲排直言於下等之科輒了翁之見獨高姑實古學於五名之
後蓋識者有見於救時當隨之義而先儒亦戒夫在下浚洫之
凶忠焉能勿誨乎服之不敢失也弟自愧深山之苦學誤蒙稱
碧水之奇材雖曰有試而譽伯恐無實以副其敢不益加鞭辟
無負甄陶倘策之大庭決不效平津阿世之學然與以一命詎
得行明道澤物之心惟不愧於爲人是即酬於知己

賀舉

賀人發舉

楊誠齋

名在月中兆春風之吹夢聲馳日下駭秋鵠之摩空時方得岩
穴之直材初議文章之正脉庭閣溢喜蘭友增榮恭惟某人學
奧際天英詞徽漢篇章簡蔚舍大美不和之淳格律森嚴肅壯
士無譁之整掃朝花之浮習清春艸之幽思屹獨追於古人諒
不媚於俗目世或嗤其難授心自信而不疑為朝家急治之時
刻科率積年之弊吹竽無取難容倖進之誠寸鐵不持半亦知
難之退鄉大夫之論秀明有司之攷文果得儒英茂膺里選尚
恢遠大進決扶搖國士所謂无双於先蘭省天子擢為第一更
登楓宸某依玉有年斷金托契牛渚月夜嘗同詠史之餘音龍
門道旁屢共談碑檄集悵飄泊之雲散難離索之骨驚忽傳視
於能書首亟尋於畏友孟堅預選初不知班固之為劉向易名
徐乃畏更生之舊治辱書騰之貺復聞神授之祥徒抃躍以若
狂惜笑談之莫接云云

又

宋仲淵

較藝真場第名入等持衡藻鑑雖分諸路之權入的英雄實及
一時之選伏惟其人儒林挺秀國器應時奧學深造於淵源接
藻實兼於麤則掩徐謝之香豈惟錦繡之帷聯金觀之名是稱
龍虎之榜願茲流遇獲預榮觀特汗高蓋兼賁華歲誦曷又於
廣座已飛日下之英声冠大對於嚴宸更看泉南之盛事

又

張南軒

起從里選遂與計偕願茲勸駕之初是乃策名之漸推國之取
士豈將富貴其身而士之逢時合勵忠嘉之節行觀大對用卜
遠圖願希董子之奏篇更加剴切毋若公孫之曲李徒取譏羞
輒因報貺之詞少致贈言之必敷陳罔既棟場增添

又

晁子西

預鄉大夫而薦賢此云公選為郡刺史而勸駕實有光榮特枉
來賤敢忘致意其惟某人才兼俊浩學富淵源遠自先儒不滅
西河之化善為高論猶有東坡之風及試於廣福之庭殆多於

瞿相之圃鞠躬以入拭目可觀嗟我士無譚不閱有司而不累
公上諸大夫皆曰以補文孝而以為郎中蓋攷行已宜然願歷
年而未有豈其老守蒙此休声更當懋於遠圖遂前登於高第

又書

儲用

抱伏生四十卷又蒙應詔之勞講說命一一章始收稽古之力
傳為妙選藉甚公言伏惟某人才氣老成詞章醞藉十載桂林
之灯火一編竹簡之工夫今而得之人謂晚矣然通榜不盈於
百輩而是邦自占於六書半是師生餘皆當受故又屈有大伸
之理而後發乃先到之機庚辰狀頭元是君家之物謂梁克家
乙卯貢士行魁天下之人君其勉之吾所望也云云

謝登第啓

謝登第啓

唐子西

射策楓宸已甘退黜第名桂籍尚獲采収叨被寵榮唯知感慨
切以文章君子之餘事忠義天下之大閑因之休戚不繫於文
章士之進退莫先於忠義方天子臨軒而策士豈徒求摘藻之

華而諸儒充賦以在庭蓋亦取初時之論欲致終身之節必觀
筮仕之初宜有謹言少裨睿聽如其者少不好孝老方讀書左
石圖史者十年涉獵經傳者乃卷杜心浸癡實性成癡雖於成
敗之原粗知其畧而篆刻雕虫之字本非所長妄意揀金漫來
市璞青天万里堪嗟蜀道之難白雪一声難知郢中之曲笙琴
異好水石難投自知与世不諧幾欲拂衣而去因緣附驥僥倖
化鵬入瞻天日之光親奉絲綸之詔周詢要務與獲至言願為
學之荒疎愧乎無補若与時而高下誠所不為姑尽節以捲捲
寧拘閔而碌碌夫何猷白亦預拾青此蓋伏遇某官匠石群材
鈞鏐衆竅与人而不求備嘉善而矜不能苟有寸長未加尺退
謂其詞雖鄙論不將迎弃在邊庭必能裏戶於馬革置之言
路必能碎首於龍墀薄示甄或堪器使其敢不冰霜志操金石
肝腸獄詔書豈辭勞於今日功名事業將有均至於他年庶免
小人之歸亦為國士之報

又

張全真

猥以瑣才濫登黃甲自推何者曷克居茲切以道德之科固有
次第文藝之事至為淺微雖在古則聖人之所弗先於今則儒
者以此自見朝家稽倣前制課試諸生苟无能稱類皆罷黜凡
其尤異頗不棄捐惟去留盡出於至公而上下莫容於私意故
笑之者不敢有怨而得之者无所歸恩此本朝立法之良於進
士得人為盛如其者素不事空何所取材經固弗明道未有見
至於自苦志力而莫致稽古之效粗修章句而一无應取之能
所以十年之間屢鼓不勝幸其氣之向盛不至三竭而再衰願
於文則已卑僅出二中而四下伏况年齒已壯時命未遭閱歲
月以如流愁功名之不立抱其窮拙將老立園乃者廣緣獲見
天日方主上內擢有闕選托不能親在帝尊下詢治道衆所條
對皆可施行而某以朴野固陋之人奉盛大高明之間林場危
厲不知所言激罔汗延幾至失次本已無心於上第何斷尚刻

於丙科視彼在前貌焉弗及使他人歎此或悔其太謬不然而
以其居之則固亦甚喜渴望此蓋伏遇其官上持玉化樂育英
材行以至誠非但崇於空語稽諸故事固不止於具文方將備
天下之英覽國中秀皆歸錄用惟所拍歸致此凡庸亦蒙甄
取唯兼收並蓄願推君子之廣心而報德酬言敢負小人之素志

又

熊子復

獻賢能之書屢借於秋計陳治安之策猥第於春廷年浸老而
可羞名浪得而為懼切以設科不求實行世莫復於商周對策
徒為空言人孰追於晁董非洞開寥廓之見曷振起拘挛之文
自熙寧天子之下詢方講明庶事之闕而眉陽蘇公之上疏已
識斥諸生之諛厥後在元祐者專詆變更居幼聖者盛陳繼述
推上人先定於國是則多士不致於空非當聖君御極之初固
樂取蕙莖之議獨大臣秉鈞之久每諱聞骨鯁之詞比深摯於
摧綱痛痛庸於附會降十行之訓札既飭於有司宜一介之讜

言豈虞於不茅如其者才底滯而无韵李荒淺而不根應李亮
官决免雕虫而篆刻費文爲活又幾毀瓦而畫墁數報罷於太
常每見於於先達今者方鏤闥之拆号諸公猶恐其或遺及淡
墨之標名李予其於其純遇未有作者之毫髮空溷時人之齒
牙既而旅見法管輩試文陞謂聖明出治固魏乎其有成功則
疎淺進言宜示之無其高論寧姑爲斗升之計不敢犯咫尺之
威既脫落於白丁猥注擬於黃甲此蓋伏遇妙宗道壺雄帥文
壇李者仰如太山言皆折衷蒼生望爲霖雨時即登庸行大道
以示公得英才而爲樂遂使講中之斷乃爲席上之珍其敢不
極師友之淵源振文章之光艷直言極諫雖莫紹於世科博李
宏詞尚勉追於時輩亦可弗呼不知所裁

賀年

賀人登第啓

楊誠齋

折郟林之桂擢茂異之殊科問楚江之萍試爲稽於大邑當双
親之正健乃一幸以榮登州里趣歡友朋厭服某人才華天秀

議論風生下筆深溥若西漢文章之近古明經博洽豈比方李
者之能先穎出斬然声馳舊矣志不圖於卑近士亦仰於老成
淡乎三嘆之遺久難同俗鑄若一鳴之發抑復待時屬場屋之
擊新敷詔條而申救革東郭奏竿之濫一一而吹偉淮陰出弄
之音參二益辦遂上奏篇之善顯收高第之榮嘗聞古人願仕
之心蓋將行義深惟君子得官於世當不謀身諒非久抑於奮
樓行且猶翔於鷺筵自度固陋幸親高明淵源所漸既幸同門
之出聲氣相應仍蒙傾蓋之知治茲盛事之傳倍切常情之喜
其人其遠曾莫綴於賀賓尚口乃窮徒自修於夢牒

又

張南軒

承恩天陛拜慶親庭閭里爲榮士友增慰惟策名委質當思忠
義之勉圖而李道愛人豈其利祿之是慕願擴昔賢之志永爲
鄉國之光

又

李守真

奏藝明庭策名上第喧前騶於廣路觀者肩摩落餘葉於四方
傳之紙貴望高時俊光動儒林乃太平養士之功亦諸生誓古
之報恭惟其人天姿俊徹學術粹深壁水升堂七年並席金盞
唱籍一鳴驚人蓋志大者氣全故實脩而名重落二高窻於百
下錚錚獨韻於鼓中御史直声因遣風之自許平津相業不數
歲而可期其夙仰英游阻聞緒論方欲效李邕之識面慕盧仝
之卜交奉詔殿庠幸覩落筆曳裾公府復枉過門惠然授我以
道光何以報公之玉案載懷深厚但極感戴通衢在望絕足方
道陽春白雪之聲一時寡和金馬玉堂之步拍日可期其猥預
盛時喜聞榮捷雖仰洛中之價未親塵尾之談

又狀元及第

王瞻叔

臚傳上第魁冠群英下明詔於九天恩光佳藉收大名於一日
光映儒林共推其人英氣凌雲宏材聳壑富以巾箱之奉發爲
金石之詞卓尔異人特推於間出偉然大器不俟於晚成以妙

齡秀發之資奉高韻講聞之對諸老誰先於賈傳天子親擢於
平津喜與舍之有人掩詞場之得雋惟他日公卿之路當由此
而致君凡一時父母之心皆向風而祝子華途始踐遠業難量
其父厭羣蓋更規珠玉知洋洋於流水偶贊文衡引皓於明
堂實由聖鑒鑿長旆而肯願溢陋巷之生光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大全辛集卷之九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人書字集卷之十一

儒學門

文類

此核以明經詞賦試各友後受十扁慈
用翰之斯之之具眉日矣然中或以
賦甚筆或以之網備冬正未可度云

啓二

經義詞賦

謝啓

周易發舉謝啓

林嗣

二萬丞徒駢首受敵五十學易何以爭雄所幸識虞翻之吞三
其敢厭杜牧之第五靖言所致厥乃由從切惟十翼之書實居
六藝之首自天一施二以往雖巧歷不能鉤其玄在著七卦八
之中雖老師不能窺其奧以蘇文忠之宏材碩學自謂於數未
之曉以邵康節之高見遠識或言於理非所長而況卜占之流
安免夢滋之說有如其者豈知道我左圖右書而見笑於負苓

崩虛後無而自疑於覆瓿雉尾突起而未辦虎皮旣展而復收
公翮壁流爰投璧而按劍睥睨天府登天而無階被伏鵠之
教者強半冲霄得不龜之方者亦皆裂地曾謂蹭蹬之跡尚有
飛鳴之期茲蓋伏遇某官崑山瑰竒浙水英偉經濟事業見於
切近之對剛大氣槩形於朴忠之詩出而用之特其餘耳權門
之焰二人之所趨我獨掩鼻而過狂瀾之滔二人之所畏我獨
出力而東爲天下拔拚椿爲朝家立柱石顧乃歛四海之霖雨
且將蘇七閩之旱乾轉寒谷而陽和賜涸轍之濡沫所以臬腐
亦爲神竒其敢不益用洗磨少酬知遇以待天子之尊顯且備
梓人之使令預丙子計偕踵阿大中郎之舊業聽甲辰條約挹
太平宰相之高風

尚書得舉謝啓

歐世昌

帝王之制舉而行雅抱致君之志賢能之書拜而受幸充觀國
之賓升孔門高第之科與周室仁人之列也隨喜交寵與愧并

切以上古之書允爲歷代之寶教疎通而知遠僻詰屈以聱牙
述典謨訓詁誓命之文載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粵自秦坑之燼
荐遭汲冢之蕪伏生九十口誦艱深張良一爲言多淺陋致秦
誓而浸僞嗟酒誥以俄空魯共王升孔子之堂河內女壞高聊
之室古文今文而逢蠶起大道常道以瓜分科斗旣訛旅葵莫辨
仲舒二策猶信白魚赤鳥之祥劉向五行徒言黑蜺黃鼠之異
必在秦宏綱而撮機要用能揚鴻烈而振徽章毋効秦近君說
數方言於堯典當知孟軻氏取二三策於武成洪惟聖朝尤重
經術下洗漢唐之陋遠規姚姒之隆人先皇稽古而放勳聖上
上重華而協帝開延英以幸多士御選德而讀此書人際昌辰
家傳朴孝觀皇極九疇之叙慶天命五服之章如今粉飾皇猷
請効康封之丹牘若使燮調聖代願爲傳說之藍梅咸由科目
以假途斯得人才而中選倘非竒偉曷副搜揚有如某者么麼
寒生伶仃冷緒畊石田而匪獲志鐵硯以弥堅念素業相傳薦

塔題名者凡五世而祖風不墜鸚書与薦者幾十人獨顧影以懷斬母書空而起嘆人不堪其踴躍鬼亦笑而揶揄屢操却日之戈未免鼓竿之瑟孰謂黼黻而按劍必逢高山流水以知音雖衡鑑之甚公亦甄陶之有自茲蓋伏遇某官乾坤淑氣廊廟奇姿靈運之才自天成夢回春草安石之德先人望起尉蒼生存歷要途獨隆香竹符宣化已騰治最之聲金鼎調元往慰具瞻之望妙斡錡金之手深懷推轂之心匠門寧忍於弃才藥籠廣儲於敗鼓遂令羣瑣獲与甄升某敢不勉涖雄鋒前鑿大敵桃花浪暖化龍高躍於二層樓葉藝精中鵠兼收於百步用全荷使不負已知

詩得奉謝啓

祝洙

鄉大夫賓獻其書偶君上列部役者身勸之駕淮拜下風幸出自天恩歸有地切推三代選孝之法環兩漢科目之制興以爵祿而餽貪得之心以詞章而飾浮衷之善士之所取者不以行

下之所習者止乎文至于今而行益歉然揆之古而文亦弊矣嘗觀太史公周覽名山之語繼讀頌頌老北頤與河之書亦知發爲紙上之言皆本養吾習中之氣因悟文場之去取有闕出運之盛衰如其者見謂後生習聞前輩高祖父一國之善士夙著鄉評朱文公有出世之心示師是爲宅相因感晉朝陶潛而且稽蜀郡一縣科懷外家而動寒泉之思爲先德而著好簡之筆期以門閥之必大居然謂孫一浸微貌視羣庸若爲負荷寄往謾修於孝業望洋莫涉於聖涯自忘孝而如遊浙濱之闈僅升亞榜又鼓勇再就鄉邦之試擢冠一經乃如風雅之傳形諸雲漢之作序者既原其措意主司遂撫以爲題蓋憂懼必出於君心則感通可消於天變以至論當出世之身務不敢爲書生之常談念天下之事待後父而圖安在君之子之孝以道義而爲重固欲推於世用豈徒爲於身謀操珥必立門自期墮黜登壇授鉞俄被選掄同輩樹以以數嘉雙親止深於屬望主倘自此謝去場羣之累尚庶

幾飽讀聖賢之書茲蓋伏過某官士類宏模倫魁先達助宣王
化尚渤海之借留獨倡古文乃於陵之復見矧建漕臺於一道
奠惣貢士於八州爰廣作成遂膺奉送某敢不激昂素志奮迅
青官蘭省策動願振簞裘之舊瀛宸射策更傳衣鉢之新

周禮得奉謝啓

方秋崖

聖天子新治平之政飭士習者用三鄉大夫登賢能之書推禮
經於第一稟有虞前之愧喜无牛後之朝何德堪之為幸多矣
試嘗謂士生堯舜之世誰不欲身歿北董之科矧推琴瑟之更
張豈復笙琴之雜龍鳳飛雷乃漢禮十行地闢天開唐文一變
乃酌言借之願率回儒孝之心于然而來卓乎其傑猶共逐中
原之塵人人自謂得之至獨為前列之龜區區祇有漸耳願如
某者僅若若而人結髮從諸公將切攻太平之典束書有四方之
志願為君子之儒雖極知文幸之才疎未易詆洛陽之年少一
燈夜雪兩戰秋風思昔故家起魚龍而洗日繫我季父有鵬鷗
焉

之在天復幸相業之無傳幸而書種之不絕賈宗餘勇與眾先
登孰云揚批之前或歎穿楊之巧邑有故事事人多誦言謂時昔
當甲午之元嘗地北斗以春秋无己亥之誤端冠南宮意其氣
數之循環峭功名之故的茲蓋伏遇某官獨文公之教化今韓
愈之声光挾雲漢分天章涵浸詩書且澤呈琅玕叫閭闔濶澤重
翰墨之香言觀才屈宋而道義自壽得使家皇夢而人稷契玉我
文明之治鏘然熙洽之朝有嘉燕凝不知螽躍迄致意東之獻
亦空巽北之群其敢不連矛拔之征棄破竹之勢鳥之鷲累百
數而不如鷄已先雌伏之卑鯢之大幾千里而化為鵬遊借乘
風之便州東所屬天潢奚啻

禮記得奉謝啓

丘大發

鄉采甲蟲四登周府之書經明行修三冠孔庭之札豈曰以多
而不貴蓋將有待而後行揣分奚堪撫躬知自切以國朝之取
士莫如經術之得人舊禮五十六篇未易遽通於六官名場數

千百章皆期鼓勇必先登幾多白首窮經辨或青錢中異羅二
戴已詳於訓話而諸儒猶疑於發擇苟非宏博之才曷在尺度
之下如某者大資汨渙人品庸凡聯爲吳下之蒙祖青淹中之
李鼓翼乘隨於鸚鵡晨騰後薦於龍門盤辟善爲道焉魯國獨
推於徐氏賢良莫日李者當川復上於公孫值歐陽居汝而文
風以與際司馬在洛而上晉歸厚遂令崑瑣亦預甄收茲品伏
過某官德字溪深道樞精粹早被宸施之眷已班陞賞取擢儒
羨富貴民五世之盛家傳相業未誇蕭瑀八葉之榮茲五百年間生
之賢膺二千里承流之寄非特以愛民利物而自任又將以薦
賢叶善而存心納多士於禮遜之中不愧祖宗百年之盛事振
斯文於頹弊之後始非州郡前日之貢才如芥斤不用而器群
材如造化不言而春方物頓使青山排闥掃百年場屋之弊風
遂令白雲起家山一旦功名而幸會其敢不益勵操修之志仰
副作成之恩勅策奴馬駘千里十駕之効庶能奮迅收四幸一
馬李

得之功過此以還亦可弗畔

春秋得幸謝啟

李劉

仰破屋而抱遺經實會心而无我舉粗糲而隨幸子嘻免俗之
未能近道吾味之偶同模索此君之小由欲捐雞肋復美牛腔
人驚唱雷得策之危我袍射目中肩之愧選幸所以寵蒙傑安
知亦足以銷蒙弊之心場屋謂之興賢能或者疑爲老賢能之
術士任重而道遠衣去速而來遲登高密願効尺寸之心笑人
寂二楮彥回少過三十之念使已器二蓋欲乘感會之風雲豈
堪送蕭騷之日月如其者至愚不肖其賤且貧緬懷万物皆塵
土之思獨念吾道非曠野之物年當五歲日記方言實希蹤揚
文公之詞章復忘意曼元獻之科目莫能送上安敢執中混甲
子於泥途逐庚矣於飢渴君門不可以徑入法當從試於有司
夜光屢失於暗投或是晚成之大器雖杜陵計申稷契之志誰
音信之然諸葛自比管渠之心恐不免耳吟高軒過羅霄何有

於斗七星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於日五色強隨秋賦例困冬烘
剪翎觀百鳥之翔回首覓方牛之重无能辨璞未覓更刀脫漢
賦辭離騷雖依依而不忍見曹史知周典幸歷二之可明技養
爲之途窮甚矣或謂餘勇猶足先登及工歌屍鳴之三乃夢踐
鶴飛之六芳杜厚顏薛荔蒙耻頰一洗之哀施盈室至重爲茅
由來舊矣要之措汝腹中過耳又何出人跨下慚乎鵬怒而飛
鷲匿則擊是皆餘事无足多言仰推吾二皇頒詔奉賢之功實
以今歲多士得人爲急裴晉公解韋釋布正淮西盜起之時韓
魏公定策決動乃天聖日升之始有益於國无競維人感人物
之渺然嘆江濤之如此四郊多壘士之耻也万里長城國有人
乎宜被實材以克歲真不應庸下亦在選中茲蓋伏遇某官綽
賤不振之踪尚蒙特達非常之遇一見所業即謂有永嘉之風
屢言諸人許其應文昌之識有來薦送實藉吹噓倘非托蔭於
儒

甘棠何以成蹊於桃李其敢不高棠二傳精研一經思游夏不
能措之詞條舒畫所未陳之策謹按直筆猶足誅未死之奸訛
稍遂初心誓不忘平生之溫飽

詞賦得奉謝啓

王臞軒

少而好賦嘗見齒於賢書壯當封侯尚何賴於文屋偶辱明有
司之選重書新進士之名况弟子之賢於師既叩首薦而他人
不如同父又獲聯名人稱之以爲羨談已當之獨有愧色伏念
其箕裘晚出門戶早衰綴文幾至嘔肝苦幸惟知嘗瞻十年以
前之志豈信富貴之在天累戰不利之餘方知窮達之有命開
門授業仰屋著書謂若无所用於一時亦將垂不朽於千載萬
槐花之在目徒覓影認揚葉之舊穿未知中否賦不吐駭墨
誤點以成蠅設非以後場而見收幾乎爲交衡之所弃荆山之
璞獲售合浦之珠復覩親望因得以少寬朋舊亦於其說禹靖
惟僥倖官有因緣茲蓋伏遇某官宗主斯文之盟作成多士之

氣治平有第一等已徹公車奉送餘四十人親為勸駕致令公
麼再預甄收其敢不益加駑鈍之鞭勉赴功名之會天其或者
道之行欵馬序聯飛行見齊名於鴈塔龍門已透未知誰占於
龍頭

又

程宣子

丹詔一封起四海狀元之志白袍萬衆角三日進士之文獨
迨於選掄何升騰於噓送蓋自周漢之法難復亦惟隋唐之制
是因由其得人之衆多是以設科而不廢載推詞賦式派古詩
篆刻求工蓋童子之所好登高有作即小夫之可為誰云畜以
俳優政欲觀其詞論然而馬相如之准嘗以揚得意雖類借勢
而來至於杜牧之之選亦由吳武陵初匪挾私而薦爰自投淵
不負羊之風熾又復糊口易書之法嚴使非藻鑑之大明漫曰推
衡之有在故歐陽雖懲於物出而蘇公終恨於眼迷必識仲淹
身兼文武於在路之篇必知蔡齊不堪宰相於置器之作迨有

得於此輩始死負於是科如某者必歎諸生場屋曉進勇不堪
於孝劔力自業於觀書受案螢窗因幾摩眦眼雲程鵬路恐負夙
心然誦所孝述所聞不過道師言而勿失幸悶其中肆其外固
了无異曲之褒誇但長不滿七尺而心雄乃夫故眇然一身而
孝該六義固使小子之有造孰謂壯夫之不為自非作成曷致
僥倖茲蓋伏遇某官文章巨擘道德真儒雖紹業於簪纓武則
平禍而定乱自奮身於筆硯文則輔世而長民休休有容以黎
民之保為子孫之利善善樂育有君子之德作邦家之光遂使
羸庸亦歸甄錄某敢不自鞭其後期奮而前仄掃淫麗之詞以
為忠鯁之論要頌袞然自掖式彰豐已數世之仁豈復苟焉取
容以為桃李一門之報

回啓

周易得奉回謝啓

方秋崖

經窮義盡妙在函三帝謂晉公公合居第四真是射鵰之手又登
薦鶉之書恭推風雲軒軒灯火兀兀文章則有若司馬早負雋

聲郡國无以易公孫每先實責在此行矣其必勉焉声圓而神已作連茹彙征之兆氣剛以直无爲看花得意之詩

春秋得奉回謝啟

盧先生獨抱遺經束將三傳董賢良德爲奉首厭倒群儒試官得此鴻生吾嘗傳爲盛事共推其人淵源大業棧村名家書得聖人之所以書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傲兀試席深聚而見孤羸飛騰薦書長風而騫一鷄觀此偉望甲于大藩曾慶牘之未遑辱重賤之先墜敢因謝語少見抃捺片言而感深愧莫憎於華袞一戰而伯更祈快著於先鞭

回謝詩得奉啟

詩有六義大肆厥詞作者七人適當其數偉橫秋之健翺造擊水以雄飛共惟其人筆墨无塵詩書首種千人少異嘗識君實退之交三年不鳴果驚人文戰之捷勉圖遠業亟奮前程今仲舒何如古仲舒但喜姓名之似射子夏自爲兩子夏不妨科目

之同

回書得奉謝啟

失李方叔五色已迷得曾南豐一言可决亦喜窮波斯之識室要是古戰場之駕人共惟其人能讀三墳之書自成一家之學衆人固不識也幾爲燬下之弃遺小子不知裁之真似暗中之摸索勿驚驚傑作足張吾軍其必勉之奮脩鱗於春蟄毋令或者笑老眼之冬烘

回周禮得奉謝啟

周有六官雅聞作者陽爲九數屈使居之韋登天府之賢書知是年家之子姓共惟某人志在姬日季于河汾我思伯兮有一千佛名經之在人言今者當十九年繼霸之時名果不虛書寧有種苟明經取科第豈惟家世之相仍以是編致太平罔俾古人之專美

回禮記得奉謝啟

衆人逐鹿何有何亡老手射鵰每發每中惟曹參之第二知李
舜之无双共惟其人孰講中庸卓爲茂異許孟容有禮孝典章
多所裁之公孫弘峯賢良郡國无以異也迄援袍而再鼓又拔
惟以先登鹿洞古而聘君來莫如之子罽洲圓而狀元出其在
此行

回春秋得峯謝啓

藉甚文名老熊當道褒然峯首凡馬空群得聖人筆削之心重
鄉老實與之選共惟其人妙探絕學獨抱遺經誰不出伯而尊
王是陳言耳或者褒子而貶父如名義何故出一頭子无衆手
以此戰何不克得臣將寓目焉惟不矜莫与爭音霸在此行矣

上吳兩岩借宏詞文字

魏縣尉

望洋詞孝其爲士者笑之受業門墻予何人而畏彼盖天下无
難爲之事而人間有未見之書大賢不私其私小子得志其志
惟聖朝之科設取士其極選曰博孝宏詞昭聖惟取於才樂兩

日而試四題初因唐制中興兼尚於記聞三場而命六体始正
今名其取數也多用物也宏必往古是稽當今是按故先念其
地負海涵之素而後觀其日光玉潔之章迂固而下述作之書
貴實搜而暗誦馬鄭諸儒訓詁之議亦曲暢而旁通以此究心
難於用力間有聞之雖多守之不約未免博而寡要勞而无功
自非衣鉢之流傳罕得宗元之統會卷之不盈握舒之弥六合
若網在綱大者會元氣小者入无倫如鍾待扣其來也遠非人
不傳倘得成書所謂事半而功倍徒循已見空嗟童習而白紛
得其要乃得其傳難於作不難於述張茂先之對千門万户亦
源流漢京宮室之圖武平一之數七穆二元實根本春秋世族
之譜如其者蒙未有德莊不如人方當孝語之時辰已辦朝天
之衫子耻揚子雲離虫刻篆之語爰袖手於八义犯張橫渠捕
龍持虎之難敢潛心於六典歲月未更刀之夕風雷催化劍之
祥脫迹白丁僅免書空之咄咄輸籌黃甲又爲造物之拘拘曳

尾泥塗驚心答筆欲操觚而弄翰俾補劓以息黥鐵戟未消猶
有童磨之志鉛刀雖鈍與收一割之功所謂家无三館四庫之
藏人率偏方一曲之士切劘則難於友訪問則希其師或通國
之一賢實後知之先竟五百餘言皆覽記愧非聰明尉之声称
二十八宿羅心曾願出詞章公之陶冶比趨推於丈席期了極
於印宗舍是將安之乎潔色已與其進也伏遇某官儒林巨棟李
海健航父子名家俱擅運螯之手兄弟跨電送蜚鷄薦之吉宜
光紹於世科爰晉駮於膺仕蘭亭警察肯私蒙異具之通津蓮幕
風流况得崇臺之近水入儀駕序治貳歲書出 龍藩題輿泥
軾政事特其士且詞華足任鋪張位之八座三台未爲過者人
曰十年五馬尚切運之豈容錦之安閑行奉緼綸之優異騰
茲鉉槩已足空蹄韞櫝而藏之至矣美矣得人而受也乱即借
耶某敢不繼思焚膏二年拜賜講切當爲之事業恢弘備用之
規模副墨圖之洛誦洛誦聞之瞻明倘可傳來之正復斯幸乎

儒學

尹佗尹佗李於孺子必无叛去之羞銘篆何窮炎儒莫既

回魏縣尉借宏詞科文字啓

吳雨岩

儒者博而寡要可无萃聚之書吾友問於不能蓋有謙虛之意
縱使秘帳中之讀亦當受此上之論况是僧梳泥非神鉢嘗謂
朝家雖有設科之目然而近世每乏代言之才李士如柳子心
著書有限翰林依葫芦樣運筆亡奇柳中弃而旁觀賈宋生而
暫絕倘有鴻名者出豈終麟網之踈共推某官剽角斷蛟之奇
才捕龍搏虎之妙手幼齡拔穎揚大年來自神仙壯志抗宗范
仲淹復還本姓人謂有子麟或答兒願推鵬翼之垂天自薄鴻
儀之漸陸賦方圓動靜既未造于上前對礼繁縱橫學居於魁
下固宜發憤再欲撥科某公老无能爲孝書不成去悔不十年
讀已愧吾徒當依二字官正須公等政將舊習奉替新功然而
人有常言孝无止法希賢希聖相期向上之工夫同里同時敢
効由中之愛助短懷莫既長語徒勤

與陳適父借東山文

莫先於孝。素知瑩中責沈之深。已後此翁。益見无已。思歐之切。謹僊抽黃之語。敬為暴白之詞。切推東山先生。松骨到天。柏根踞地。堂堂東山之峻。峙仰之弥高。汪汪南溪之渾。涵繞之不竭。聞望足以破懦夫之膽。斗議論足以颺嫩季之心。旌阿楔偷刺鯨魚。得曾中之兵甲。捕蛇龍搏虎豹。存筆底之戈矛。孰云縣令不識長庚。但見兒童俱誦司馬。惟其粉榆。推出草芥。拚萌關西。夫子誰能起之。吳下阿蒙。躬自悼矣。是謂不幸之甚。安得便了。此生雖日角。官商嘗獲誦誠齋之舊。意然眼中斤兩。尚欠觀農圃之遺書。幸逢大君子之嗣音。若為小丈夫之償願。拳拳勿失也。想已為十襲之藏。六六以請之于。以効五伯之假。姑托尺書之鯉。聊當東脩之羊。切勿簡謹。願言與點。

答楊伯紀論四六

平齋

伏承枉教。過詳僊文。深推空疎。不稱提獎。以至切磋之論。尤明儒季。

以還珍戚為護。仰酌榮施。先慈柔劑。以據情俯。控謝忱當。即還居之。至教。其為章率。尤仗冰融。

回贈詩啓

折腰為五升米。蓋已病其不能長。跪讀尺素。書何以辱其遠。惠三復妙語。一洒塵襟。共惟其人。秀濯雲津。香浮月窟。許予不推於餘子。議論直造於古人。鴻鵠離頭。行且有雙飛之信。鳳凰池上。又將聽一琴之吟。某既早知名。尚遲識面。雖不及陽山之令。為長於斯。而尚有武城之風。得人焉尔。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大全辛集卷之十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大全辛集卷之十一

儒學門 文類

啓二 學校課講

儒者進身莫先於學校以之昭代崇以勾監李李生科奉
置官設賤月講歲課則名翰者尤不少廢今好也日
及類及一卷若舊案案後雜補併於此則亦存一二云

對啓

江西路學開試謝黃提舉啓

宋梅淵

三繩試士已忘江左之規敷路得人忽取河東之作人誰許可
已亦然疑自三場經賦之科興而四代詩書之意遠穿鑿足以
壞人之心術素齋足以弱人之骨筋天欲治則校英雄於羣試
之中時既異則成崑瑣於寸陰之下既一掃隋唐之制廼併輕
孔孟之書春誦夏弦之風人殊家異月書季考之氣邑竭郡表
非師帥有以作新將庠序幾於絕望技癢者廼以催租而敗興

才踈者或借殺筆以爲高工拙不加於毀譽得失無預乎榮辱
雖合十三州之士僅成數千卷之文如其者出入諸公侵尋四
十或稱其文如先秦戰國或擬其詩爲東晉盛唐衆睥睨於畢
比自甘裕佩間轉移而刀筆獨守整鹽雖不要其終庶不負所
學然而游心佛老易乖先聖之指歸盡力莊騷將失原夫之繩
墨詩酒滑稽之翫世塵埃俯仰以隨人既無蛛絲游碧落之心
安得鵬背負青天之論八义自詭何資賈岳之照寸鐵不持幸
記漢高之姓僅而得周南之意何以空冀北之羣雖索有於無
真若後來之秀然準今於昔始如春去之花縱獲六鼈何如一
鶚桃李場中屢蒙朝露疾黎沙上又費春風茲蓋伏馮某官開
閱清高文章磊落三年報政真江西之士之天一日歸朝又海
內蒼生之福凡此深衣之賤豈無夾袋之賢某敢不自校鄉人
圖報國士儻或借游揚之助當復振於衣冠不然挾史漢而歸
亦足傳於孫子數茶語短飯倚心長

又謝湏溪劉先生啓

宋梅洞

文臺肆賞豈無人乎青原白鷺之間老鑑當空濶索我於玄牝
黃驪之外漫曰冠於一道豈必冠於諸經伏念某深悔爲文未
能易業奇奇怪怪漸不爲陋儒所容踽踽涼涼又不見平世之
用敗與宵催祖之事新腰多爲米之時雖有如賈生司馬飄々
然亦將爲李之曹吟厭厭矣幸時有秧稻田之坡老俾人爲志
小草之旌堅規矩方圓傳父子不傳之妙機鋒啾噉得聖賢自
得之方憂其無戒鞭之恐後尚能以塗改清廟生民之手爲詠
歌閔唯麟趾之聲童子何知靡靡蟲雕之篆先生不語茫茫象
罔之珠舉一隅反三隅五十步笑百步於言下無人而悟意豈
暗中自有物以點頭僕似魯麟作非時之妖怪公猶秦鏡別異代
之妍蚩昔有浪說而竟迷方叔之文今豈卧聽而暗識葛生之
句茲蓋伏馮某官如優鉢曇花現世以正法眼藏度人昔禮樂
百年久矣笑聲於江左今重書萬里依然僕出於斗南神仙之

派未數於更生兒子之材亦多於叔弼適當吾世極知吾道之
難行及見此公何恨此生之不早陶鑄過矣議論繫之某敢不
種玉待年策駑希價何資二賦乃為門下之諸生却後百年願
作佛中之菩薩詩書緣重師友心長

謝中齊鄧侍郎

前人

小試無奇偶先鳴於諸子相知有素敢自附於諸生持此寸心
留之千載伏念某其聞道晚而好名高難俟黃河於一千年安
得青雲而九萬里蓋嘗有志來京師然覺無人千金買詞
賦衣食弦歌之事旃裘塵土之容昔歌周南亦十年而後悟全
戰河北幸八韻之俱成嗜好知有酸而有醜詞章故或奇而或
正不意朱墨鈔黃之手瑟縮袖間雖有規矩繩尺之文參差礙
後姓名一動甌金爭鳴不圓聞樂於逃虛殊駭借材於異郡公
誠軒鑑偶不願乎區別人若流丸當自止於甌更頗聞吹噓送
上之時如有摸索暗中之意不以南方下國而廢長楊上林教

需亭



蓋伏遇某官江河文章山岳氣象正元朝士脫身於瘴疠南之
間大曆詩人指意月露風雲之表遂令我輩及見此公乃家城
中開郊廓鳳臺之宅一枕惚恍聽關雎麟趾之聲某敢不自齒
鼎泰終身坡谷昔謔喜圈紅之筆不屬他人今雖窮對白之詞
莫耐知已門生事小国士恩許

臨江軍開試謝教授啓 晉江中第一黃南鄉

虎乃龍子久仰崑崙之句城二杓七復叨北斗之魁隗取數之
過多敢兼人而求進石擊心醉鉄硯花生惟國家當守文繼體
之時以季授乃化民成俗之地科場舊貫未奉行於文皇鳳翥
之初季士大夫半老死於漢室龍鳳之始今時然也吾道非移
黃冊荒涼何復讀書寄民社之命青衿寥落但知持籌校口張
之贏惟寒水可以照秋月於當空推新田可以受時雨之過化
故龍象從觀平第一之義而為魚飛躍者三千其徒伏念某猶
有不為遊而無悶清霜泣竹近繁之日欲移老雪封筵抄書之

脫我脫空感慨於先齊先知之往夢或沈濫於變風變雅之末
流親友斤其政律句而謬程文僅奴笑其負詩道而多酒債終
朝穿揚之羽喜乘視篆之機游戲於江梅佳實之題梳洗於蹊
李繁陰之卷妾同乘發遇沐並收至明生於至公大好從其大
怪久藉街抽屜坐沈絲茲蓋伏遇其官松柏歲寒之英江漢秋
陽之潔玉山敏秀師韓濶交章泉丹并橫氈記南豐賦山谷小
却金交垂之對暫為碧嶂之來大夫國人皆有矜式於此門人小
子可無區別其間故以明倫之題示之立身之的肆令小草首
澤香斤其祇佩老心益奇幼服未灰二場進士之業尚春一道
澄江之波孝道從師千里之魚在藻吟詩作賦北牖之水如飴
教育功深飯依筆法

江西書院開試謝主文啓

黃西有

教崇山序幸游清鑑之中榜勳溪莊娛在玄談之直今無高論
乃遂聖名惟盛朝方開試貢之科而精全自奉月望之典極無

極也初嘗聞周子之書一有一乎未可廢莊生之說蓋是理本
其於玄黃之未肇而其言已紛於朱陸之相摩故入於老者或
深推乎起起之前昧於易者或淺索乎生生之後未悟圖書之
密皆為謬論之偏若乃用中奚堪語上以迷塗裹三年之鳥不
鳴偶拂硯塵一朝之禽遂獲真匪竊珠璣之末若為使糠粃之
前茲蓋伏遇某官得君子之樂三知聖賢之道一南斗之南与
北斗之北炳炳斯友西蒙之西即東蒙之東洋洋此事不但藝
成之下与論數起之先肆人膏馥之殘沾亦獲姓名之上出某
何能及此聊復勉祈辭戒再三自覓為山林之瀆道存一五尚
容清河洛之傳雖則師心奈何衆論



答宋梅洞謝中課試

劉頌溪

聞日空谷妙傳神女之容得賦同時未及大人之作過塵街袖
端屬知心恭以茂才學士梅洞仙人磊磊落落之文顯顯印印
之均主以無內董得知小宋之多材屬有南枝猶見廣平之餘韻

雖舞袖弓彎之已遠而買絲繡作之如新接臂下馮婦車擁鼻
為洛生詠右戰場日五色摸索自難長門宮金羊斤購求亦少
詎謂五行之俱下得於一日之所加洋洋乎閔睚麟趾之聲超
超乎乳牡驪黃之外千人亦見斷無坦率五之嘲一榜皆奮乃
有廣遠誰之問其倚青藜杖訪赤水珠固逢人而說項斯亦低
頭而拜東野歌南風南不競賴有此君問何姓何從來不我為
有相求可感多謝何為爵名何諸矣榜名何誰夫

又

鄧中齋

場中戰捷使三鍬之無遺策內教員笑一等之不善徒助子善
何謝我為日者群多士而試之世之不用賦也久矣去場屋遠
浪說自疑於律度疎倒綱誰兒屬有鳩工度材之冗莫効命題
立說之勞吾愛吾鳳卿用卿法詎意暗中之沈謝不離坐右之
鄧叔斗一為魁女三曰察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談如叔敖笑如
叔敖難既諸翰墨畦徑間自得之釋黃乳壯外敬惟某人凌雲

氣壯擲地若宏鐵石心腸元不礙賦梅之體佩舉金谷早已富
落花之吟露此一斑居然二捷此時遊戲百楊葉之射穿他日
掀騰六鼇山之手掣劍閣推大賞格儘可作行秘書其數載相
知一辭莫替觀刑賞論頗常疑曾子固所為讀阿房宮本不出
吳武陵之薦有來銜袖知重厚顏願無言之不酌輒視施而為
報子虛烏有何敢當先生之稱翰林墨卿蓋自有主人者在

荅人謝中課啟

蔡所奇

春誦夏訪葵蕙源穿揚之年月章星宇遠承搗藻之華得之若鑿
久而不報恭惟示人更冬講貫連璧聲猷性仁一篇當與劉輝
而輝映思誠兩字默探周子之玄微小却勝之大敵勇矣圖史
左右於焉寓旌善之忱知竟後先行矣觀有周之季

又

蕭文之

課名初季於大手以敢勞賦得奇才乃小試之深幸自愧無漸
於前列不知為出於隔牆謝言敢當報奚容後恭惟某人才獻

後遜行義多著有不孝孝必能於文其敏特未通通則顯所志
巨量方三千九万里養鷓鴣之高乃三百六十字骨蠟蠟之賦
其自難梯已乃欲器人窮憚无聊不過鑽蠹魚之簡鄙陋有見
安足贊雕虫之文獨幸比隣時可允澤眼前事業素推編序建
而敵楊雄心上工夫更願多顏子而志伊尹

又

前人

以文會友自尤小子之初心以言贈人乃辱大才之厚意讀之
愧甚因是慨然恭維其人下筆有神修身為本紛紛今儒者但
知附熱以獻能擬擬古人風乃肯下喬而奏技自非兩迂之相
直安得一語之亦投云云甲可乙否矛盾於命題之時張奇李
庸酸鹹於造榜之日殊竒可笑又鳥足云其自慚不長進之人
安足執去取之柄願厯鄭重深切報皇廟郎出三十歲不可言
吾知賤矣何晏上二十篇曰渠解君請大之略此手酌選之面

叙

辛十一卷終

國

疏

